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訂義卷一千九百五十二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六

宋 王與之 撰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康成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長

陳君舉曰職方掌天下之圖而隸司馬者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覩周室則可案圖籍以爭天下故蕭何

入秦獨收圖籍以此自漢守之司空寢以泄布當時
如江都淮南諸王皆案輿地謀變而王鳳亦云太史
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圖志雖司
徒掌之而藏在司馬秘不得見先王所以弭姦消患
者其慮遠哉

李嘉會曰職方無上士下士所掌五夷八蠻與天下
侯國之衆職大且尊如漢典屬國也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

七閩

亡巾反

九貉

孟反

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

六畜

許六反下同

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氏曰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鄭鍔曰職方所掌地圖與大司徒天下土地之圖一也然大司徒所掌者王朝之圖要知中國及九州可以建國分封之地且將以辨土宜而施教也職方所掌則兼中國要知其上之所有不止國中分封之地而已大司馬將以施九畿之政職

必本是圖故不屬於大司徒而屬於司馬後世所謂
司空輿地圖光武嘗披之以問鄧禹者是也。易氏
曰言邦國則王畿之外五等諸侯之國言都鄙則王
畿之內三等食采之地此二者舉中國言之。鄭鍔
曰四八七九五六者其種類分別多矣周之所服者
其數止此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而周明堂位
有九夷八蠻五狄六戎之國各列於門外其數與此
或差者意當時版圖入於職方者如此耳。說曰明堂王氏詳

位言九夷八蠻五戎六狄與職方不同以爾雅考之
明堂位為正李巡注爾雅以玄冕樂浪等為九種之
夷天竿祓首竿為八種之蠻繞夷戎史等為六種之
戎月支穢貊等為五種之狄是也賈氏以四夷為四
方之夷總名以九貉為東方九夷以七閩為南方八
蠻其說得矣但此五戎當為六字六狄當為五字

○陳君舉曰周天下方七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
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
廣也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
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絕長補短方三千里
是天子壤地之實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如魯徐戎之

類是也又荆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
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耶舉
一隅則四海可知○葉氏曰嘗疑召公在燕太公在
齊唐叔在晉皆為邊遠與戎狄鄰接而江漢之間封建所不至則周之所自治者固甚
狹而職方所辨乃若是其詳雖漢唐盛時不能何也
豈姑著之圖籍而實未嘗統屬耶周召之政其必不然夫辨之詳而責之略治之狹而服之廣非德有餘於天下何以致之

鄭鍔曰辨其民則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飲食異宜器械異用○易氏曰知其剛柔緩急之異俗辨其財用則以布

帛財貨所資者不同

○易氏曰知其衣辨其九穀則以食器械之異齊

辨其九穀則以

土之所生者或四種五種所宜各不同辨其六畜則以物之所產者或四擾五擾所性各不同故也○易氏曰

此數者職方氏皆以圖而攷其數

○王昭禹曰數則一計復以數而總其要

○王昭禹曰要如月

三四之數謂別而

之復以數而總其要

○王昭禹曰要如月

又以數要而

周知其利害利如土宜土化之類凡利於民者

○鄭鍔曰物之

所產如金石竹箭之屬

害如地慝之類凡害於民者職方氏既已

周知而厯數然後大司馬以九畿之籍而施邦國之政

職使九州之國各共其職以任其政無有不同之貫利此其官所以列於大司馬之屬而謂之職方氏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

鄭鍔曰自中國以至夷狄兼舉而周知之矣乃若國之有九州為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王者所治之區域也必使貫無不同則九州共貫利無不同則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則其風俗有善惡矣四方財用

海蒙利

○王昭禹曰事之有條謂之貫凡可以生養人者謂之利

○劉執中曰四

有無之不等則其衣食有厚薄矣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善惡之相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故曰使同貫利

東南曰揚州

賈氏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為三道先從南起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為一道也次正東曰青

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為二道又次東北
曰幽州次河內曰冀州次正北曰并州為三道。易
氏曰禹貢揚州之域東距海北據淮故曰淮海惟揚
州殷人以淮入徐故揚州止謂之江南周人復以淮
入揚而循禹之舊不言淮海而曰東南者變禹貢之
文也然禹貢以帝都所在故首言冀州周都鎬京在
雍州之域而乃以揚州為先焉周人建國東南先服
王化之始故以東南為首稱而正南次之亦猶禹之

治水既載壺口則以冀州為首記其功之所自始不
特帝都而已

其山鎮曰會

古外稽反

王昭禹曰九州之山皆言其山鎮者蓋國主山川而
保之山之大者可以鎮安其地也。

鄭康成曰凡九
州及山鎮澤言曰

者以其非一耳。易氏曰稽計也吳越春秋曰禹巡守

天下會計脩國之道以會稽名山漢志屬會稽之山
陰縣唐為越州會稽縣山在州東南二十里今州為

紹興府

其澤藪曰具區

王昭禹曰水所鍾曰澤澤草所生曰藪。

鄭康成曰
澤曰藪。

李嘉會曰既曰澤又曰藪者水溢曰澤水乾曰藪。

易氏曰孔安國會稽郡

具區澤在西古文以為震澤是吳南太湖名唐屬蘇

州今為平江府。

黃氏曰在今平江吳江縣

其川三江

王昭禹曰以達水者謂之川。易氏曰書曰三江既

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堯時洪水泛濫有此水勢
與周之職方不同而孔安國乃云江至彭蠡分為三
入於震澤是求合乎禹貢之說似矣然書以江漢所
匯之處為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縣界江至湖口合
三為一未聞其分一為三也又太湖在蘇湖常三州
之間自不與江水相通彭蠡所匯之江何從而入之
耶班固知大江與震澤不相通又附會為之說曰南
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

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今以大江之在
毗陵北東者以當北江正與書合者謂南江自震澤
東南入海則非經之所謂南江矣又謂蕪湖有水東
至陽羨以為中江其失為特甚陽羨今常州宜興也
與建康之溧陽接境兩境中高水皆東西分流其東
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
北向以入於江初非上陽羨也其為誤有如此者至
桑欽所言北江與固同其敘南江中江則其謬滋甚

史記正義又曰太湖旁有三水遂以為三江之證皆非禹之所謂三江也然則經之三江將孰從乎以經證經自有明文漢水出於嶓冢者為北江江水出於岷山者為中江既有北江又有中江則必有南江近代儒者謂南江自豫章而入於彭蠡此說誠可信據此則三江已合於荆揚之間至揚州末流復言三江豈果分為三乎揚瀕海為支川之下流必言三江所以紀水之所入也知此則知三江震澤之說。黃氏昭

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郭景純以岷江松江浙江為三江大抵閩浙去海近水多自為瀆入海俗皆稱為江偶有三焉則為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酈道元所謂其稱相亂者也由此言之范蠡三江當為浙錢清剡子胥三江則郭景純說猶近之蓋岷江自彭蠡而下合池宣昇潤真揚諸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為全吳地域也禹貢職方三江為揚州川蓋江漢彭蠡之已合者也江漢彭蠡已合而猶曰三江者同流各滲不相雜襲皆能自達於海

其浸五湖

王昭禹曰以水浸田謂之浸自揚之五湖以至并之

淶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王氏曰然涇漳
浸焉則民之利固有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黃氏曰五湖又多

異說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今湖旁港瀆不止於五其說非也韋昭曰五湖今太湖方圓五百里故為五湖具區以其號為澤數而又以其方圓里數為浸亦非也。○易氏曰具區是澤五湖是浸澤浸豈可混而為一張守節曰太

湖東岸五灣為五湖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其說或然今蘇常間陂湖與太湖連接者尚多何止五

也酈道元因水經南江東北為長瀆厯河口乃謂江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既甚謬誤又引郭景純江賦謂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太湖觀其所指五湖雖不可盡知而陽湖在今毗陵與岷江不通則所謂經緯五湖者皆不然也酈本漢志與水經故謂南江東注具區今饒歙諸州自彭蠡右出直抵江其西為池太平宣建康其東為湖蘇常潤西水皆入江東水皆入太湖江豈能越山而注太湖乎大抵職方川則其地

自高而下水之所流行也浸則地勢平行水之所停
涵也地有浸則肥美播種所宜而又沮洳足為險固
揚州自古為澤國湖雖必當有五者應此數自舊說
多如此則是失其傳久矣不必強牽合也。○易氏曰

嘗攷經意

既謂五湖則不止一湖今如丹陽彭蠡以湖名者甚
衆皆在古揚州恐別有五湖之名但經無明文不可
臆說○李圖曰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柯山

太湖湖州射陽湖楚州青草湖岳州丹陽湖潤州洞
庭湖洪州國語越語曰戰于五湖下注曰今太湖也

其利金錫竹箭

鄭康成曰錫鑼也箭箙也○易氏曰考工記曰吳越之金錫爾雅曰會稽之竹箭禹貢於揚州亦曰惟金三品又言瑤琨條篠信乎為揚州之地利其民二男五女

愚案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及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則知二男五女與一男二女二男三女之差是職方總九州之圖而辨其人民當時版籍通

以一州計之大約為此數及世變既久不無升降
損益也或以陰不生於陰而生於陽故揚乃多女
若然則幽并在北陰方也何女之多於男乎

其畜宜鳥獸

鄭康成曰鳥獸孔雀鸞鶠犀象之屬○易氏曰此等
畜多產於南方亦時見有之

其穀宜稻

易氏曰稻生於水澤之地經言稼下地是已揚州居

東南之極及支川下流之所歸厥土為塗泥為沮洳故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

易氏曰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殷之荊州南不言衡陽循禹之舊也其北境則曰漢南以地志攷之荊山在南郡臨沮縣即今荊門軍當陽縣之地漢水又在其北正屬襄陽言漢南則殷之荊州實跨荊山之北至周復以荊門之北屬豫復禹封域以荊及衡陽為

荊州荆山即南條衡山即南嶽皆在正南之地故曰

正南

其山鎮曰衡山

易氏曰漢志長沙國湘南縣衡山在東南唐屬衡州
衡陽縣本酃縣地要之衡山連亘數邑凡酃縣之東
北以至湘南縣之東南則皆衡山也

其澤藪曰雲晉

易氏曰漢志華容縣有雲晉澤在南。

鄭鍔曰輿地廣記曰今雲夢

澤在安陸縣然司馬相如言雲夢澤方八九百里則雲夢

非止一澤隨所在而為之名左傳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則知在江之北者為雲又昭公三年楚子鄭伯曰江南之夢則知在江之南者為夢禹貢言雲土夢作乂蓋南北高下不等故江北之雲方見土而江南之夢已作乂其勢然也。○黃氏曰雲夢跨江南北今荆

南岳州界

其川江漢

黃氏曰江水自夷陵而下為州界東南至漢陽入江。易氏曰

漢志蜀郡

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今攷唐元和志則
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出西徼在松州之境案松

州交川縣江源鎮江水之迹始見于此南流至翼州

翼水縣又南流至茂州汶山縣汶山即岷山禹貢江

所始之地又南流至成都府成都縣有沱江鎮禹貢
東別為沱是也又西南流至眉州通義縣又南流至

戎州僰道縣今為叙州宜賓縣又東流至瀘州瀘川

縣又東流至渝州巴縣又東流至涪州涪陵縣又東

流至忠州臨江縣又東流至万州南浦縣又東流至
夔州奉節縣又東流至歸州秭歸縣又東流至峽州

夷陵縣又東流至江陵府江陵縣又東流入澧州界
即禹貢東至于澧之地至岳州巴陵縣有洞庭湖即

禹貢九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正其地也又東陵即巴陵江水至此自東而迤北至鄂州江夏縣又東流至江州尋陽縣今為德化縣有彭蠡澤即禹貢江漢匯澤之地又東北流至池州秋浦縣今為貴池縣又東北流至潤州丹徒縣州今為鎮江府北對揚州江都乃漢志所謂東至江都入海者也漢志不知漢水所自誤認嶓冢山之西嘉陵江為西漢水與禹貢漾漢大異考之唐元和志興元府金華縣今為鎮隸三泉縣嶓冢山在縣西三十里漾水所出東流至洋州興道縣又東流至金州西城縣又東流至均州武當縣有滄浪州即禹貢滄浪之水又東流至襄陽府襄陽縣又東流至郢州長壽縣又東南流至復州竟陵縣今為景陵縣有滲參水即禹貢三澨也又東南流至沔州漢陽縣今縣為漢陽軍有大別山即禹貢至于大別以入于江之地禹貢所記江漢皆發源于梁州周禮不載梁州山川故至荊州而後言其

川江漢江至今歸州之秭歸縣以至鄂州之武昌縣
凡一千四百餘里漢江自今均州之武當縣以至漢
陽軍之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之地江漢
分流于其閒至是合流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
也○王昭禹曰即禹貢荆

州所謂江漢朝宗于海

其浸潁湛直減反杜氏曰湛讀當為
人名湛之湛湛或為淮

黃氏曰案今潁水出河南登封隅乾山東南流至潁
州潁上縣入淮鄭言宜屬豫者據禹貢也然周人畫
地當有所更革矣又案酈道元注水經湛水出舞陽縣
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春秋楚

公子格與晉戰于湛阪是也湛水東入汝周禮荆浸
潁湛康成云未聞偶不照此酈氏之所考據也案今
汝州魯山縣漢舞陽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界
是則周荊州界自隨包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分界
而荊牧治宛宣王封申伯○易氏曰左氏傳昭元年
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

杜氏謂潁水出陽城縣案漢志縣屬潁川郡即今河南府潁陽縣又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氏謂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襄城即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今在汝州之

萊縣已上二者皆古豫州之地
經以為荊州之浸必有脫誤處

其利丹銀齒革

鄭康成曰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易氏曰禹貢荊州言礪砥砮丹惟金三品羽毛齒革其地利古今然也然荊州亦言金與砮桔則未嘗無金錫竹箭揚州亦言齒革及惟金三品則未嘗無丹銀齒革特以其地產之多者言之

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

易氏曰禹貢荆河惟豫州其封在大河之南南條荆山之北故曰荆河殷之豫州則南境距漢北境接河故曰河南周人於豫州亦曰河南而南境則仍禹貢之舊不曰荆河互文以見也

其山鎮曰華山

易氏曰漢志京兆尹華陰縣大華山在南後漢華陰屬宏農郡唐及今為華陽縣

其澤數曰圃田

易氏曰漢志河南郡中牟縣圃田澤在西唐以縣屬

鄭州今屬開封府圃田澤一名原圃。

○黃氏曰今

鄭州管城縣

其川榮

戶局反

洛

易氏曰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厥後濟不溢河滎澤遂枯漢志河南郡雖有滎澤縣而言滎澤唐元和志於鄭州滎陽縣云縣西北四里有故瀆恐未必然蓋水北為陽縣當在澤北不應澤在縣北也漢志宏農郡上洛縣洛水出冢嶺山東北至

鞏入河又盧氏縣熊耳山在東禹導洛始此而洛水
實出於上洛之冢嶺山今攷之唐商州洛南縣冢嶺
山在縣南七十里洛水所出也又東流至本州之上
洛縣又東流至虢州盧氏縣界熊耳山在縣南五十
里又東流至河南府之鞏縣會伊瀍澗之水以入于
河

其浸波溠音詐

易氏曰鄭康成曰波讀為嶓孔安國言禹貢有嶓水

無波水音與播同古字從山從番讀為嶓冢之嶓康
成誠有所見而然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度其地其
盧氏鞏縣之間即今商號州河南府之地。○黃氏曰
有波水出魯陽縣霍陽西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
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水南流入滍杜佑通
典曰此為豫浸之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

左氏傳莊四年楚

令尹鬪析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杜氏以為
溠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即今信陽軍
之西去隨甚近唐志隨州隨縣溠水出縣西四十里

此正古豫州之地鄭康成乃謂澨宜屬荊州在此非也蓋漢人誤以南陽郡為荊州不知古荊在荊山之南康成徇漢地志之說誤矣○黃氏曰注水經澨水流入波案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澨源委殊異又相去遠而馬融廣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澨波近廣成澤澨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周職方湛為荆浸波為豫浸則二州分今臨汝為界澨為豫浸則豫西界抵今漢東故樂史寰宇記隨州虞周為

其利林漆絲枲

鄭康成曰林竹木也○王昭禹曰禹貢豫之厥貢漆

枲締紵則林漆絲枲固豫之所產也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李

嘉會曰豫州土地平曠尤宜六擾五種非無他鳥獸不足稱也

正東曰青州

易氏曰禹貢有青有兗有徐殷并青於徐而徐兼揚州之淮故江南曰揚州周復以淮歸揚而并徐於青正在畿東故曰正東

其山鎮曰沂山

易氏曰唐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屬琅琊郡沂山在縣北一百二十四里○黃氏曰公玉帶所謂東泰山也○賈氏曰

地志沂水出大山蓋縣禹貢沂水在徐州在青州者周以禹貢徐州地為青故也

其澤藪曰望諸

黃氏曰望諸孟諸也在應天府虞城縣淮水流至今宿泗間為青界東至楚州鹽城縣入海禹貢徐揚以

淮為界北徐南揚泗水出兗州泗水出奉符新泰縣
界之艾山南至淮揚下邳縣入泗沐水出沂山東南
流至宿遷縣入泗淮沂沐禹貢皆屬徐州周廢徐入
青故皆屬青孟諸屬豫州青又斗入豫界矣周齊為
青牧大公始都營丘故城在今濰州昌樂縣宣王時
齊遷臨淄燕民詩仲山甫徂齊城彼東方是也○易氏曰
唐宋州虞城縣漢屬沼國今屬南京應天府孟諸澤
西北十里俗號盟諸故書謂之孟諸周禮謂之望諸
漢志謂之盟諸史記謂之盟都其實一也

其川淮泗

易氏曰禹貢導淮自桐柏漢志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唐以其地為桐柏縣屬唐州淮水所出東流至蔡州之真陽流至申州之義陽縣今為信陽軍信陽縣又東流至光州主城縣又東北流至灤州招信縣今屬泗州本漢臨淮郡淮陵縣地乃古徐州之域即漢志所謂淮至淮陵入海者也又東北經楚州之盱眙縣今為盱眙軍與泗州隔淮相對又至

楚州山陽縣入海漢志濟陰郡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此孔安國引以證禹貢者漢乘氏屬濟陰郡唐以郡為曹州今為興仁府縣屬焉睢陵即今泗州招信縣之北境然漢志所載自有兩泗水其一即自此乘氏至睢陵入淮者又一泗水出魯國辨縣西南至方與入沛唐元和志辨與方與皆在兗州今襲慶府泗水縣東陪尾山泗水出焉其源有四西南流至本州曲阜縣北分為二流北為洙南為泗其間即

夫子設教之地又西南三十五里至本州瑕丘縣西二十五里洙復與泗合又南流至本州魚臺縣界縣本漢方與地屬山陽郡即所謂自方與入沛者也又東南流經徐州沛縣漢屬沛郡即所謂自沛入淮者也又東南經徐州彭城縣又至泗州以入于淮徐兗泗皆古徐州之境周并於青

其浸沂沫

音述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蓋縣沂水南至下邳入泗蓋縣

在唐及今皆兗州之境下邳唐屬泗州今為淮陽軍
沂水經下邳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又一
水經城東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漢志瑯琊郡東莞縣
沐水南下邳入泗案唐志沂州沂水縣本漢東莞縣
地沐水所出東南至泗州下邳縣又東北流至泗州
連水縣今為連水軍至此與泗合而入淮。鄭司農曰沐或為

沫

其利蒲魚

易氏曰禹貢於徐州言淮夷蠻珠暨魚周并徐於青其餘皆兼此二州而言

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

易氏曰夏殷皆言濟河惟兗州謂東河之東濟水之北也周人以青兼徐而兗州又得越乎濟之東南故徐之岱山職方以為兗之所鎮徐之大野職方以為兗之澤藪是也故曰河東

其山鎮曰岱山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博縣泰山在西北博在唐為乾
封屬兗州今為襲慶府奉符縣泰山一曰岱山禹貢
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是青州在岱山東北
徐州在岱山東南周并徐入青而不以岱屬青州兗
在西北實兼有其地

其澤藪曰大野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鉅野縣大野澤在縣北唐以縣

屬鄆州今屬濟州案禹貢徐州言大野既豬周無徐州故以屬兗

其川河涕

易氏曰禹貢言導河積石案漢志金城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有唐及今為積石軍然禹之導河始於積石其實河源遠而西塞之外漢張騫班固及水經山海經等皆不知其地唐穆宗長慶元年劉元鼎使吐蕃歸踰湟水湟水出蒙谷抵龍泉與河合合河之上

流縣洪濟渠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其南三百里三
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者也其地益劍
南之西虜曰悶摩黎山河源其間色赤行益遠他水
并注則濁自此東北直莫賀延磧尾入吐谷渾以至
積石東北流至鄯州龍天縣界又東流至河州枹罕
縣界又東流至蘭州五泉縣又東北流至會州會寧
縣又東北流至靈州迴樂縣又東北流至三受降城
又東迤南至朔州之鄯陽縣又南流至嵐州合阿縣

又南流至石州臨泉縣又南流至隰州永和縣又南流至慈州吉昌縣又南流至絳州龍門縣今以縣屬河中府乃龍門口即禹貢所謂至于龍門者也又南流至陝州陝州對河為華州華陰縣大華山在縣八里河經大華之北故曰華陰即禹貢所謂南至于華陰也至此方自南迤東至陝州陝右縣今為陝縣有底柱山在黃河中禹貢所謂東至于底柱也又東流至河南府之王屋縣又東流經本府之河陽縣今為

孟州有孟津禹貢所謂東至于孟津是也又東流經本府之莘縣有洛水入河禹貢所謂東過洛汭是也又東流至衛州汲縣其黎陽縣有黎山即禹貢所謂至于大伾是也又東北流至桐州臨河縣又東北流至澶州頓丘縣又北流至魏州貴鄉縣今省入于大名府之元城縣又東北流至貝州經城縣今省入大名之宗城縣又東北流至冀州南宮縣禹貢降水亦入海以禹河東徙故自入海而不入于河洚水故瀆在

縣東南六里禹貢所謂北過洚水是也又冀州西北接邢趙深三州三州皆有大陸澤禹貢所謂至于大陸是也又東北流至滄州饒安縣即禹貢北播于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之地大抵河行萬餘里豈獨為兗州之川禹貢濟河為兗州即其地攷之自魏至滄凡一千三百餘里其河之東境皆兗州之域○黃氏曰河東曰兗州蓋自黎陽北流充冀分河為界兗東而冀西沛水在經及漢志皆以此字從水從市案說文從水從市注出兗州之川

惟禹貢從水從齊又案漢志從水從齊其水出常山
郡房子縣賛皇山乃別是一水名則此二字音同實
異後世雖例以從水從齊者為兗州之川其實乃字
之誤當以古文為正案禹貢道沇水東流為濟攷之
則在河東郡之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沇水所出伏
流至河內郡之軼縣唐為濟源縣以濟水出平地有
二源故名濟源南流入于河禹貢入河復截河而南
溢為滎滎在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北寶受溢河

之濟水濟水自春秋後不復截河而入於滎矣今雖有滎澤而故瀆湮塞不可攷又東至汴州又東北至曹州為陶丘又東北至荷澤在廣濟軍之東北自河至此凡七百餘里皆古濟所經之地今不復有濟水但存其名而已又荷澤雖不受濟水亦自有源仍舊東流世俗因其舊名亦以濟名之然東南流至兗州金鄉魚臺入徐州沛縣與泗水合而入淮又一派禹貢濟水至荷澤即東北會于汶汶水出兗州乾符縣

今襲慶府奉符縣凡北流至鄆州須昌縣又東北流至齊州臨邑縣又東北流至淄州高苑縣又東流至青州博昌縣以入乎海自汶水源至此皆古濟之地實古兗州之域

其浸盧

音于恭
雷維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盧維當為雷雍蓋濮州雷澤縣雷夏澤在北又灘沮二水源俱出雷夏澤正兗州之境顏師古曰盧水在濟北盧縣康成讀曰雷非也唐以

盧縣屬鄆州今廢入陽穀○黃氏曰離水出密州莒

縣濰山北至離州昌邑縣

入海注水經盧水出密州諸城縣盧山即久台水也西北入離杜佑通典盧水在濟陽盧縣因水而名盧

縣今屬東平府非盧水所經其說誤禹貢充冀慶濟屬徐維密屬青周廢徐青濟離密皆入充周魯為充

牧封伯禽

都曲阜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

李嘉會曰蒲魚蒲蘆葦及魚也○易氏曰利與青州

同民畜與豫州同

其穀宜四種

鄭康成曰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

易氏曰禹貢有雍有梁故梁為正西而雍為西北殷周皆省梁入雍故雍州為正西

其山鎮曰嶽山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
雍州山然案唐隴州汧源縣而汧山北與隴山接禹
貢導岍是也此正岍山非所謂吳山吳山同在隴州

卻自有吳山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吳山又在縣西南五十里周都五嶽之外以此特近故為嶽山秦都咸陽亦為西嶽唐為國之西鎮山謂之西吳

其澤藪曰弦蒲

○鄭司農曰弦或為汧蒲或為蒲

易氏曰漢志有扶風汧縣北有蒲谷鄉有弦中谷雍州藪今屬隴州汧源縣

其川涇汭

易氏曰漢志安定郡涇陽縣升頭山在西涇水所出

唐以涇陽源為平涼屬原州今屬渭川又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府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汭水者非禹貢所謂汭也禹貢言汭皆水北之汭此所謂汭者雍州之川名漢志右扶風汧縣汭水出西北東入涇此正公劉居豳之地詩所謂芮鞫之即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豳亭其國城在邠州東北二十九里三水縣界古豳城是也正與公劉

詩合又唐志涇州臨涇縣有汭水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一名宜祿川然涇隴二州在邠州之西則非邠州之汭要皆雍州之川也。○黃氏曰汭水出汧源縣小隴山至邠州宜祿縣為宜祿水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烏龍同穴山東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其浸渭洛

易氏曰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烏龍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唐省首陽入渭源後省今置渭源堡屬熙州烏龍山在縣西渭水有三源正東微南流至本州之

襄武縣又東流五十里至鞏州之隴西縣又東流至
秦州上邽縣又東流至隴州南田縣今省入吳山又
東流至鳳翔府岐山縣又東流至京兆府萬年縣又
東流至華州華陰縣東北入于河謂之渭口禹貢所
謂汭是也洛水別是雍州一浸非禹貢導洛自熊耳
之洛鄭康成曰洛出懷德釋者引詩之瞻彼洛矣為
證案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彊梁源之洛水懷德即
京兆府之富平縣今縣屬耀州即漢左馮翊之地北

條荆山在縣西正漢志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

東會漆沮之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孔穎達引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正與漢

志合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在唐京兆之西北五

百餘里

○黃氏曰洛水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今名安郎山至同州白水縣入渭雍周為王都廢

梁州
入焉

攷之地志非一源案唐志慶州洛源縣本漢歸

德縣地屬北地郡有於向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所

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

府雲陽縣之東境又經同州澄城縣之西境此去富平之懷德亦甚近不應言兩洛水以其異源而下流同入于渭故皆以洛水名之如冀之清漳濁漳青之大沂小沂徐亦有兩泗水以其同入不害其為名稱之同

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易氏曰禹貢於雍州言厥貢球琳琅玕孔氏謂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鄭鍔曰即藍田出玉也畜

穀畧與冀州同

東北曰幽州

易氏曰舜十二州本有幽州水土既平以冀為帝都省幽入冀殷人南都河南之毫復舜幽州之名周人又以幽州兼殷之營州實禹貢青州隔海東北之境故曰東北

其山鎮曰醫無閭

易氏曰後漢志遼東郡無慮縣有醫無閭山唐地志

營平乃漢遼西郡則其山又在營平之東北

其澤藪曰溪

音分

易氏曰漢志琅琊郡長廣縣○賈氏曰地志長廣屬徐州 猇養澤

在西唐萊州昌陽縣本漢縣屬東萊郡今為萊陽縣
溪養澤在縣東北四十里蓋此澤介乎東萊琅琊兩
郡之間也

其川河沛

易氏曰經於兗州言其川河沛蓋兗州北距河而南

據沛禹貢言濟河惟兗州則惟兗州之川宜也幽州遠在東北於河沛何與蓋幽州雖跨有遼水為東北而實西南越海兼有青州之東北境所以琅琊郡之移養澤泰山郡之淄水千乘郡之時水皆在幽州之域光武十三年以遼東屬青州二十四年還屬幽州是知幽州實可以有青州王璜張楫云九河陷海中是九河未陷之前凡登萊海岸及濱滄二州之東境皆在幽州之地與兗州東西分界故其川同於河沛

○王昭禹曰幽之川亦與充同者蓋充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沛也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道充水東流為濟則幽充皆河沛所經之地

其浸蓄時

黃氏曰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博興縣入濟

○易氏曰漢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沛攷輿地記則襲慶府萊蕪縣有原山淄水所出其地即漢之泰山郡東北流入淄川縣漢萊蕪故城在東北過臨淄縣東又東北過利津縣又東北入于海西漢志乃同入沛蓋入沛乃禹川之舊自濟之上流既潤故淄水入海時水在臨淄

縣齊城西平地出泉南北二十五里亦謂之源水東

北至千乘縣入淄青淄萊禹貢屬青古河自今滄景

間入海滄景禹貢屬兗職方分冀置幽居河濟下流

其地得今滄景德棣分淄萊跨河距濟與青兗分界

北包營平周燕為幽牧都薊封召公

○易氏曰漢志
千乘郡博昌縣之

時水東北至鉅鹿縣入馬草瀆乃今青州之境
青州臨淄縣有時水本漢千乘郡之地

其利魚鹽

易氏曰幽州跨海有魚鹽之利

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鄭康成曰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

易氏曰舜十有二州有幽有并有冀水土既平之後以冀為堯都省十有二州之幽并入焉以餘州準之則知禹貢冀州東西南之三面距河南而北境則越乎常山今之燕雲營平諸州皆其地也殷人復以冀州北境復舜之幽州而東西南皆禹迹之舊蓋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故曰兩河間周人又分

冀而復舜之并州故曰河内而已

○黃氏曰冀唐虞夏商皆都之舜分

置幽并禹貢廢不置周仍分置如
虞衛為冀牧周封康叔都朝歌

其山鎮曰霍山

易氏曰漢志河東郡彘縣霍太山在東唐及今晉州
霍邑本漢彘縣霍山一名太岳在縣東三十里

其澤藪曰楊紂

於于反

易氏曰鄭康成曰楊紂所在未聞顏師古引爾雅云
秦有楊紂李巡又以為在扶風而此乃以為冀州未

詳其義及所在

其川漳

王昭禹曰其川漳禹貢冀州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
漳是也○易氏曰漢志上黨郡長子縣鹿合山濁漳
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又沾縣大龜谷清漳水所出
東北至邑成入大河是二漳皆出于上黨也唐志濁
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本漢縣有發鳩山濁漳水所出
東北流至本州所理之上黨縣又東北流至本州之

潞城縣漳水一名潞水又東北經本州之垣縣黎城縣又東流至相州之鄆縣又東北流至磁州澄陽縣又東北流經潞州之洛水縣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則知合清漳而謂之衡漳清漳出太原府之樂平縣本漢沾縣少山在縣西南清漳所出東南流至儀州之和順縣又東南流至潞州黎城縣之東北又東北流至潞州之洛水縣又東北與濁漳合而至貝州之寰城縣又東北流至德州之長河縣乃漳之南岸

其北岸即瀛州之平舒縣自此東北入于海

其浸汾

扶文
反

潞路

音

黃氏曰汾水出憲州靜樂縣南流至河中府榮河縣入河康成曰潞出歸德縣今慶州華池縣無潞水杜佑曰潞出密雲郡密雲縣密雲今檀州水經鮑丘水從塞外來經密雲城過幽州潞縣西酈道元曰鮑丘水入潞通得潞稱俗曰東潞此殆杜佑所謂密雲之路也是在幽界非冀浸矣案閼駒十三州記曰上黨潞縣有潞水為

冀浸即漳水也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障固山泉軍人匹絹鬻水二石酈道元曰他大川無可為浸者巨浪長湍惟漳水耳又案今潞城縣春秋赤翟潞子嬰兒之國是則潞之得名已久漳水至潞為川可以灌漑或

當是也

○易氏曰漢志太原郡汾陽縣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入河攷唐嵐州靜樂縣今屬

澤州即漢汾陽縣之地汾水東南流入太原府之交

城陽曲太原清源文水五縣又東南流至汾州溫城介休靈石汾西四縣又東南流入晉州之霍邑趙城

洪洞臨汾四縣又東南流至絳州之正平稷山龍門三縣又南流至河中府寶鼎縣北入于河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郡漳水一名潞水在縣北閼

駟曰潞水在縣北為冀州浸即漳水也蓋周以濁漳為潞清漳為漳

其利松柏

易氏曰唐潞州潞城縣本漢潞縣屬上黨禹貢冀州厥木惟條條長也其利松柏宜矣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李嘉會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今不曰馬而止曰牛羊馬多出於隴西正雍州地

黃氏曰九州獨雍冀不宜稻何也自鄭國引涇為渠

西門豹引漳為陂後人轉相師用大抵稻田徧二州矣禹之治水非獨除害濬畎澗距川蓋興利也而二州獨不為稻田至後人始為之豈禹之智不及國豹之徒哉是必害有甚于利者禹不敢為至于商周皆因之後世但務興利始發禁決防利固可喜害曾不卹漢末諸家治河之策張戎獨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當春夏少水乾燥

時引河渭水溉田故使河流遲貯淤洳稍洩而多水
暴至則溢決國家數隄塞之稍高於平地猶築堤壘
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
道自利無溢決之患夫水不使灌溉而失藝植之利
不智者皆能知之然其識微見遠實合大禹規模由
漢以來冀豫徐兖河患竭國力匱民財漂沒墾溺救
患不給灌溉之利誠不足言矣雍上流冀下流以形
勢論之雍本無害然雍亦不以灌溉何邪決涇渭灞

滻諸水使盡入河上流甚駛疾而下流猶闕其停緩
若分別諸水上流闕下決下流遂淺淤何疑哉孟子
曰禹以四海為壑此說至漢猶有能知者今千餘年
其學遂絕滅矣攷工記曰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古
人治水法理精詳師授的確其肯以一槩之見而使
利害不足相補除哉

正北曰并州

易氏曰舜有并州禹貢以并入冀州殷因之周復分

冀復舜并州以天下之勢言之冀州在西河之東雍
州在西河之西并州介乎雍冀之間故曰正北
其山鎮曰恒山

易氏曰漢志恒山郡上曲陽縣常山谷在西北接唐
定州恒陽縣有北嶽今改為中山府縣為曲陽即漢
之舊也

其澤藪曰昭餘祁

黃氏曰昭餘祁在汾州介休縣注水經曰汾水於大

陵縣左迤為鄗澤引廣雅水自汾出為汾陂陂南接
鄗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
昭又侯甲水逕大谷謂之大谷水逕祁縣故城南自
縣連延西接鄗澤是謂祁藪樂史寰宇記昭餘祁俗
名鄗城泊祁屬太原漢故縣也

其川虧

喚胡池徒多區烏侯夷反

易氏曰漢志代郡齒城縣虧池河東至參合又東至
文安入海此言參合則屬高柳縣漢高柳縣隸代郡

唐貞觀以後為默啜所破州縣俱廢開元十年改定
襄為雲中有高柳故城則齒城又當在高柳之北虜
池河源未之詳其河自鴈門縣西南流入崞與唐林
二縣又西南流至忻州秀容縣又西南流入定襄縣
又南流至太原府孟縣又東流至恒州之靈壽真定
九門藁城穀城五縣又東流至定州無極縣又東流
入深州之饒陽鹿城安平三縣又東南流入瀛州之
高陽河間二縣又東流入莫州之唐興及莫縣以至

任丘文安縣即漢志所謂至文安入海者也康成曰

嘔夷祁夷餘出平舒漢志代郡平舒縣有祁夷水唐

蔚州興唐縣本代郡地嘔夷一名寇水出縣西北高

氏山東北流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流

入于河○黃氏曰

虧池出代州繁峙縣汎阜山嘔夷

水出縣西北高氏山東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淶水即

巨馬河出蔚州飛狐縣淶山東至灤州南入于滹池

同入

海

其浸淶易

黃氏曰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注水經濡水也中易出閹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流入巨馬河注水經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南易出縣東南即山燕王仙臺東石虎罌東流與晉河會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滾水注水經又曰易水至文安縣與虧池合班固闕駟皆以斯水為南易文安今霸州縣并之東界至此○易氏曰漢志代郡廣昌縣涑水東南至容城

入河案唐蔚州飛狐縣即漢廣昌縣地有飛狐口淶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又東北流至淶水縣又南流入容城縣即漢志所謂東至官城入河者也漢志涿郡故安縣閻鄉易水所出東至范陽入濡此言易出故安則近幽州之境案唐蔚州飛狐縣周屬并州自縣北入媯州之懷戎即古飛狐口易水所出東南流至易州易縣至北方是漢涿郡故安縣之地又東流至涿州之歸義縣又東北流入涿州范陽之南界即漢志所謂至范陽入淶者也

又曰案詩韓奕韓侯為并牧今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此并西界也并地最延袤櫛亘冀北以制戎夷故詩曰奄受北國其追其貊荆宛并韓其國都皆近京師

完衛武關以制楚韓杆臨晉以制狄皆天下形勝故
宣王中興特著二詩焉大抵周人幽據全燕制齊據淮
海岱徐充冀翼蔽洛陽并荆控扼咸雍此天下全

勢也觀九州山川險要之處與其建牧規模而經略
大體可見矣

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鄭康成曰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也

總論

鄭鍔曰自揚州而下以至於并州是謂九州之國所以正其東西南北者皆以王畿為主天子面南故自南而辨之則四方各正矣每州各言鎮山記其為一州之鎮也各言澤藪記其一州水之所聚也各言川記其水入海之道也各言浸記其衆田灌漑之利也各言男女或二或三或五記其地氣之偏而陰陽之不齊也各言穀之所宜記其土壤之高下而所種之不同也各言利之所宜記其山林之疎密而所產之

不同也

○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繡西北

多織皮

先王之于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

浸之異

宜男女異數土石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

漆絲枲之異

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為之脩其教而不

不易其俗

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

不使居中

原僻剛之地冀種不以羊赤緹之地冀種

不以牛

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

之意

總論分州之異

易氏曰九州之說其來尚矣孔安國以禹貢九州為帝堯之制遂謂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

青州為營州餘乃堯舊非也攷之舜典其說甚明始
言肇十有二州次言咨十有二牧然後命禹平水土
是則平水土之命與夫十有二州之建其先後次第
自有可攷而不誣者禹別九州書以貢名在治水之
後禹貢於逐州之下雖各列隨山濬川之說然皆追
求其治水蹤迹而後辨山川之險易量道理之遠近
以定貢賦之高下不得以舜之十二州為後也善乎
班固之言曰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

州使禹治之水既平更別九州列五服其先後次序
正所以發明當時置州之意○薛氏曰冀兗青徐揚
荆豫梁雍此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
此爾雅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此職方之
九州也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
為幽州并州分青為營州至夏則復為禹貢之九州
矣爾雅九州商之制也職方九州周之制也是商有
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

郭璞以爾雅之九州為商制然爾雅有九州之名而無九州之界禹貢職方有其界而不能不相侵入者且職方九州冀小於禹貢以分冀為幽并如舜時則一分为三也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也雖無梁州而雍豫之間是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豬是徐州之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也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

也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是梁州之玉石也今職
方豫州之地華山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
也職方既以青充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而
兗州又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被孟豬而職方青
州有其澤望諸望諸即孟豬也茲非青之入豫乎禹
貢青州曰鹽締海物而職方兗州有其利蒲魚蒲魚
即海物也茲非兗之入青乎職方既有冀而又有幽
并矣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多入禹貢之雍

且幽州其山醫無間其澤曰瀘養其浸蓄時醫無間
在遼東光武時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茲非幽
之入青乎瀴養在長廣蓄出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
徐州琅琊有萊山茲非幽之入徐乎冀州曰其澤楊
紓而爾雅曰秦有楊紓李巡又以為右扶風顏師古
注漢地志以為即楊紓茲非冀之人雍乎大抵周以
夏之冀為三以餘八州為六其勢不能如禹貢之舊
也然杜氏二鄭不改職方之字而必改職方之意後

鄭謂潁在陽城宜為豫今屬荆非也以差在楚隨之間宜屬荊今屬豫非也不知青幽梁雍充豫尚多侵入況相距之州乎是改職方之意也先鄭以青州之淮字當為睢沫字當為洙直謂宋有次睢而魯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也以雍州之弦字當為汧蒲字當為浦直謂雍有汧水耳曾不謂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也至於杜氏以經之湛字當為淮後鄭以充之盧維為雷雍曾不謂湛與盧雍之名無所經見是

改職方之字也

鄭鍔曰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閒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雍梁荆豫徐揚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似商法說者云爾雅職方不同先儒以爾雅所言為商制理或然也至於周官無徐梁者蓋徐去淮為近而其地或為徐戎淮夷之

所有梁去洛為遠而其地或為王畿都鄙之所據也
爾雅有幽州而周官有幽并者民有盈耗故州有損
益冀之在商其民足以離而為二故有冀而有幽在
周又離而為三故有冀又有幽并舜分冀為幽并分
青為營周無徐州蓋其地為淮夷徐奄所有周公之
時命伯禽之魯而徐戎淮夷並興此其證也其後成
王伐淮夷宣王征徐方僖公征淮夷而周官以征伐
所獲者為隸獨於蠻閩夷貊有之而戎狄則闕則知

其服東南為難矣○李嘉會曰周之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時都雍不可不廣梁山多險阻故合梁雍為一州徐地狹隘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地壤最闊今之虜境各在其內且帝都所寓人民阜繁至周亦然故冀州分為幽并

總論序州之次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

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
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
化自北而南以南為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
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於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為至
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
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周禮訂義卷五十六

謹按卷五十五第七頁前二行而王馬小備也刊

本小說少據賈疏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實維我特刊本維訛為據詩經
改

第十三頁前四行鄭康成曰刊本鄭康成訛王昭
禹今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故頌其說于三圍師十二圍人
焉刊本焉訛禹今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註皆有序厥以蔭馬刊本厥訛
蔽據賈疏改又後三行若有犯焉刊本焉訛焉
據賈疏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原二及之文刊本原訛源今
改又前六行註不使其母羸也刊本羸訛羸今
改

第二十五頁後三行是其色之尤異者刊本之訛
三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二行雖無予之刊本予訛予據詩
經改後七行天子不能具醇駟刊本醇訛醇據
漢書改

卷五十六第三頁前一行爾雅以玄菟樂浪等為
九種之夷刊本菟訛黃據爾雅改

第十頁前七行射陽湖刊本射訛謝今改

第十頁後一行錫鑼也刊本鑼訛獵今改

第十八頁前一行漆枲締佇刊本枲訛絲據禹貢

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周徐青刊本青訛充據上文
政

第三十頁前七行禹貢於雍州刊本禹訛於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錄舉人臣王嵩齡

謄錄監生臣李春和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千九百五十三

經部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

宋 王與之 撰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鍔曰職方氏掌版圖以制其貢諸侯供貢以服事

天子故以服言之欲其服職事上而已。

鄭康成曰
詩云侯服于

周○黃氏曰司馬曰九畿畿界域也或曰畿封皆界

域也司馬施政職而以界域為名見王政之行無遠
近一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州各以其山川畫

界而九畿自王畿出四面畫之地形不能整方九服
閭狹相補而足侯國居其中有司所當辨也故晉為

甸侯鄭為男伯。

愚案餘說
見大司馬

陳君舉曰衛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

武成敘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
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
百男以周知天下

鄭康成曰以此率徧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方
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
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林氏曰非實此國也特計其地之廣狹

所能容也。○黃氏曰：凡邦國千里據一州之地而言也。

州之地方千里，故為九州而建九牧。一州千里，封公以五百里，則四公猶曰：封公足五百里，則可容其四也。方四百里，則六侯猶曰：封侯足四百里，則可容其六也。方三百里，則十一伯猶曰：封伯足三百里，則可容十一也。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猶曰：封子足二百里，則可容二十五子也。方百里，則百男猶曰：封男足百里，則可容百男也。出入千里之數，而進退之以覓。

九州之地一州必千里也諸侯雖有加地未必盡登此數是故皆懸法也康成曰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其說是也但謂周九州界方七千里周公改殷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一州必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合附庸為二百十國則強牽合矣王制二百一十國蓋言分土為三而一州之地合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容二百一十而猶有餘也職方言四公六侯十一伯二十五

子百男蓋言元侯大封而一州之地盡登五百里則容四四百里則容六三百里則容十二百里則容二十五百里則容百而適足也是皆懸設之言也封國三等元侯亦三等故五百里四百里為大國不五百里四百里則不能為三軍次國必三百里不三百里則不能為二軍小國必二百里不二百里則不能為一軍男雖加地至百里猶不能為一軍此其事實而其制參見於司馬職方者也周之公國杞宋而已九州之地

封國不盡則為閒田古說周國八百而春秋經傳古國存滅其可見者不過百餘未入春秋法制猶在諸侯未敢大放恣至春秋時猶以滅國為重則古國之不可見者必非盡并滅之不知其何故也

○愚案餘說見大司徒

薛氏曰千里之方為方百里者百五百里之國為百里者二十五四个方百里者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公也又云方四百里則六侯

則是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十六六個方百里者十六則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四又云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是三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以十一个方百里之國為百里者九十九於千里之方猶餘百里之方一又云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以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則二十五个方二百里用千里之方一百里則百里而已此封國之定制也其餘為附庸山川者

固見於大司徒建邦國之制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
千里七七四十九為方千里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
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為封公侯伯子男
之地失之矣鄭氏之見以開方言之殊不知井田之
地畫為井形四圍左右皆有定制故可以開方言之
若夫先王定九州之制分疆析壤各以千里為州非
如井田之法周圍貫通可以開方計之若曰成周之
制為方千里者四十九何成王周公斥地之廣耶王

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豈復開而為千里之六耶或曰王制商制也夫何商周之大異也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如此則知鄭氏之失

凡邦國小大相維

鄭康成曰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
也

王設其牧

項氏曰諸侯皆世襲惟牧為王所設○鄭鍔曰五國為屬屬有長二十五國為連連有率三十國為州州有正雖足以相制而未足以兼制之大國無小國之助則無以為强小國無大國之依則不能以自固王於是而為之設八命之牧以為二百一十國之長統臨而牧理之然後小大之國各有所畏○易氏曰其要專在建牧一事周制九牧實舜之咨十有二牧之遺制皆所以統天下之邦國使之攷禮正刑以尊天

子。○愚案陳君舉說
見大宰九兩下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

黃氏曰牧下有正卒達乎諸侯故曰制。○鄭鍔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論所能而制以職如牧監參伍之職方伯連率之職必觀其才力之所能任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賈氏曰即大宰九貢小行人春入貢及禹貢貢篚是也。

○林椅曰行人制貢蓋度道里歲月遠近為之率例職方各以其所有乃通法也然九州九牧王居

其一九職九賦自大司徒之所頒掌文之所諭推之
是以一州為法達乎八者○黃氏曰諸公食者半侯
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地有進退則貢有增減故曰
制其九州有常貢苟非增減則無庸制也春秋傳曰
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此其節也制職制貢牧皆參焉

鄭鍔曰地各有所生有所不生論其所有而制貢如
荆有齒革不責以揚之竹箭雍有玉石不責以冀之
松柏因其所有則其求易供○林椅曰職方言設牧
而繼之以制職制貢則當時職貢亦總州牧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

不敬戒國有大刑

王昭禹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故戒于四方

○鄭康成曰守則諸侯所守之地職事則諸侯所治乃猶女也

之職事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戒以脩平乃守脩則使之治其壞也平則使各當其分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也者述所職也故戒以攷乃職事職則慮其有曠職事則慮其有廢事○鄭鍔曰因巡守之年儆戒之使脩正其疆界攷察其

職業以俟王之時。巡告戒之有素，及其不率然後待之。以誅夷竄殛之罪可以無愧矣。○李嘉會曰：必先不欲乘其不備，幾于不戒而殺也。必先警戒，則刑可施。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

鄭康成曰：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

之令。

○鄭鍔曰：及王之所行先用所嚮之方國巡其前所布之戒令，預攷其率與不率也。

王殷國亦如之。

賈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為之

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事○黃氏曰
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則巡守
本為殷國也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皆所
以正不正也故謂之殷國職方巡守謂不因殷國而
有會同之事如成王作洛宣王車攻皆不至方岳故
獨以天子適諸侯為名其曰殷國正謂時巡朝諸侯
于方岳考制度大明黜陟也言巡狩則不殷國言殷

國則巡狩可知故掌客兼言之六年五服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巡皆定禮王有故不出非常也今年有故不出明年亦當出先王未嘗豫設非常不出之禮使人主怠惰也

漢武帝歲出祀甘泉汾陰固為煩擾成帝曠歲不出實怠耳合禮不合禮皆末

論鄭又言王不巡守其戒四方與巡守同夫王出則戒以平守攷職將以待黜陟也王行將至則又巡戒焉不出何戒之有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

五十人

項氏曰土方者主土度四方之地○賈氏曰主四方邦國之事與職方連類在此以下至形方並同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息亮反宅而建邦國都

鄙

黃氏曰地形廣遠不可度量故有土圭之法今九章猶有勾股存焉○鄭鍔曰冬夏至潁川陽城晝漏半立八尺之表夏至於表北得尺五寸之景冬至於表

北得丈三尺之景皆為地中此建國所用也若建諸侯國則不用此何則景一寸差千里一分則百里封侯國之大者不過五百里何取於土圭之寸耶亦取其分而已若建小國又取其分以為小分也一分百里男國也亦大都也二分二百里子國也若小都五十里則為小分五分大夫二十五里則為小分二分半所謂建邦國都鄙也○鄭康成曰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李嘉會曰知其風土以

相國君居民之所宅蓋宅里所居必陰陽納藏風氣合聚如禹貢所云四隩既宅是也

鄭鍔曰土方氏所掌與大司徒以土圭正日景馮相氏之致日致月不同大司徒建王國而用土圭以測土深求天地之中馮相氏欲知四時之氣土方氏專建諸侯之國不過用土圭以度其地之遠近廣狹而已

以辨土宜土化之濃而授任地者

黃氏曰所謂景短多寒景長多暑景朝多陰景夕多

風土宜土化由是而有其法焉○鄭康成曰土宜謂九穀植穡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劉氏曰謂授其地以任之耕種者

鄭鍔曰大司徒有土宜之法草人有土化之法用是法以授夫任地之人則非特治王畿千里之地有法而治諸侯之地亦有法何患職貢之不供哉

王昭禹曰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土方氏則輔成司

徒建國之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
辨土宜土化之法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糞種之事
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
於四方

王巡守則樹王舍

易氏曰樹植也立也王巡守則有四方之舍土方氏
既為之土地相宅而知利害之所在然後掌舍為之
設柵桓再重為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而土方氏

植立之焉。

○鄭康成曰。為之藩羅。

○黃氏曰草舍嚮背左右猶

有其法。

○鄭鍔曰暫所舍止亦當相其宜而為之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方以成蓼蕭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給而開

之以中國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祇遂生殖之義使之心悅誠服踴躍於兩間而不知自己者也

陳及之曰遠人之來亦不旦旦有之今也懷方氏中

士八人府史胥徒凡五十二人是冗長也必也待其來以他官從事焉耳凡周家之制官府之設有非欲常常用者皆臨時俾官府兼之○李嘉會曰既懷來諸侯而比合之且兼之以道訓宜也必各立一官何故懷其所未來合其所未一然後因方而訓道之三官宜不同也而後形方氏可修其職也○黃氏曰賓客屬秋官民屬夏官其事異也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陳及之曰鄭氏謂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
以來之若然則是漢武使張騫輩說諭西域之比當
時設官之意謂遠方之民苟來歸附者懷方氏為之
如大小行人之待諸侯也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
至非設官為之主則言語不知其故飲食不知其好
遠人失其所矣豈所以來遠方之民乎○王昭禹曰
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
贊也○鄭鍔曰謂其方所當以為貢者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

侯之獻國珍也。

○黃氏曰遠物貿易者也飲食異嗜

以為此不能絕而設官待之自古邊事多因互市不至先王

○鄭鍔曰遠物非所當貢蓋其貴寶異常之物

貢

以致其臣子之禮獻以達其享上之誠四夷既不可責之以方貢使為歲事之常又不可責其所出珍異之物以為己玩好之具要在有以致之使之自至而已其來則逆之其去則送之厚之以禮也其貨物則以璽節達之使道路無壅阻示之以信也。○鄭康成曰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王昭禹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

○鄭康成曰續食其往來

○鄭鍔曰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此遺人所掌懷方氏為之治其事蓋結之

以恩也

王氏曰逆送之以為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鍔曰王者之心未嘗不欲四海無異俗九州皆共
貫然道路或陷絕財利或不相通器用或不齊人各
私其所好而異其所惡故命官曰合方氏以合其不
合者焉質人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則所同者一市
之中行人云同度量同數器則同於十一歲也合方
氏舉天下而皆同之王者大一統於天下實本諸此
掌達天下之道路

鄭康成曰津梁相湊不得陷絕。王昭禹曰千夫有
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道路所以通往
來達之則往來有不窮之通

通其財利

王昭禹曰財利出於土地所生而有無多寡常不能以相資通之則有無懋遷而多寡相濟矣

同其數器

鄭康成曰權衡不得有輕重。

○王昭禹曰十百千萬之所計謂之數吉凶禮

樂之所用謂之器。鄭鍔曰數同則以九以七以五為節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過器同則曰樽曰爵曰俎曰豆者舉天下皆同而不敢變

壹其度量

鄭鍔曰分寸尺丈仞之度皆使之一則無長短之差
龠合升斗斛之量皆使之一則無多少之異

除其怨惡

王昭禹曰生於心而有所憚者怨也人之所醜而有
餘者惡也有以除之則惡將有所改而遷善怨不妄
作而當理矣。○鄭鍔曰怨惡除使無積怨以生亂

同其好反

呼報善

王昭禹曰情之所樂謂之好性之所欲謂之善苟役物以為好則好失之僻離道以為善則善失之奇故必有以同之先王不貴異物不寶遠物是以教而同其好也作竒技者誅被異服者禁此以法而同其好也聯之以朋友此以教同其善也不孝不悌不信不治則糾之以八刑此以法而同其善也同之如是道德奚患其不一風俗奚患其不同

總論

易氏曰道路達財利通此合方之事也未及夫政焉同數器而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未及夫教焉至於除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無有異志合方之為教也大矣

陳及之曰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則封內諸侯津梁相通聘好往來有無相補患難相扶無有壅蔽之患矣然先王恐其私相連衡以叛上及姦人往來而

莫之禁於是為之溝池樹渠之固以防之為之節制
以謹之所謂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
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門關用符節道路用旌節凡通達於天下必有節無
節者有幾則不達所以禁絕姦人之往來也每歲相
問每世相朝告終易代有送葬之禮有慶賀之禮凶
荒災患有弔恤之禮有致禱之禮此諸侯之邦交也
非是而私相連結附下罔上恃強并小則大司馬有

九伐之法方伯連帥奉辭伐罪所以絕其萌芽杜其
吞併也春秋以來姦人不得志於中國則如意而往
無所疑忌雖弑君之賊往往藏慝以為己用則闢梁
呵問之法不行矣喜則朝聘無虛月怒則爭戰歷歲
年而不已則方伯連帥之職不修大司馬九伐之法
不行矣若是而曰達天下之道路是啓姦詐而長背
叛耳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康成曰訓道也主教導四方之民。○鄭鍔曰設教化密運使民俗自移無待于訓方氏之官設官曰訓方氏者取其事之可以言傳者則訓四方。易氏曰合方氏之同好善因人心之善還以道之而已至此一職專以訓方為事亦非於人心好善之外別有所謂訓也道四方之政事則政事固有良而平者矣與其上下之志則志固有醇而正者矣誦四方之傳道令之事亦有格言大訓可以為法者矣此皆人心自有之善訓方從而訓道之也

王氏詳說曰地官有土訓誦訓此又有訓方氏蓋土訓所掌在於道地圖詔地事誦訓所掌在於道方志詔觀事四方志與上下之志又異矣

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鄭鍔曰政事謂諸侯之所施設也志謂諸侯君民上下之趨向也

誦四方之傳道

王昭禹曰誦與孟子為王誦之同意訓方氏所誦皆以告之也

鄭鍔曰傳道謂四方之人口之所傳說稱道者。

康成鄭

曰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王昭禹曰傳則或出于衆人之所傳道則或出于一人之所道誦四方之傳道則將以來之至于推而行之然後可以為道矣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鄭鍔曰道其政事與其上下之志則達其說於王使王知之誦其傳道非特誦之而已取其可以為訓者

作為戒書於建寅之月布之以誦四方使知其善者可行惡者可改也布於正歲則順時之始與之更新矣又觀四方之新物則因夫一歲之始察民之所好時新者如何道之訓之以俟他時之布○項氏曰物即事也即上所誦道之三物也新歲觀之又將以為來歲之訓。王昭禹曰新物謂新所用之物觀新物將以觀民之好惡者正歲者民物之所尚以一歲之始而觀民情之所尚將以訓其志淫好辟也○陳蘊之曰新物如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作新民亦以新子之國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易昏為明易惡為善化變氣質如螟蛉之肖螺蠃○愚案此又是一說○黃氏曰布而訓四方

使述其舊美也觀新物察風俗之變也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易氏曰形猶人之形有相屬之義。鄭康成曰形方

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革若蛙反離之地使

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鄭鍔曰地域掌於大司徒版圖掌於職方特其名數
也形方氏則制之如制衣之制因形裁割使各得其

宜也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疆各有所正制其地域而正之使析者不至於相絕屬者不至於相離故曰無有華離。○賈氏曰地有孤邪離絕遼相侵入不正故正之俗者兩頭寬中狹邪者一頭寬一頭狹

析而不絕者為華王安石云華與天子副瓜者華之華同義地雖分析亦當連亘不絕為一國之界故不可華絕而不屬者為離一國之地當自為封疆若有國在此而地斗絕在彼則不能相統攝矣故不可離其所以使地不華離者蓋使小國近大國事之以

自立大國近小國比之以自固然非形方氏制其地
形使各相聯屬雖欲使小大相事相比不相侵其疆
場亦不可得也。

○鄭康成曰比猶親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王氏曰正其封疆無有革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為侵人各有土宇可以無交矣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
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矣若形方氏正之弗從
然後詔之司馬而九伐之法行焉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賈氏曰此山師及下川原等皆是遙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稅珍異以供王家○陳及之曰古者山林之所產川澤之所出某物利於人某物害於人其版圖數要悉藏之王府諸侯不得而知辨其物之利害而頒之則諸侯知取其利避其害使致其珍異之物則不得欺其上矣

李嘉會曰山川必曰師何也以其有珍異之物當主

名以貢於上有土宜之物當播種以導乎下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
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山林之名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王
氏曰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
特中人用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
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毒

物及蟻噬之蟲獸而已。

黃氏曰吳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齊魏隴河皆利害也

李嘉會曰地官山林川澤各有三等所守有厲禁所收有財物然行之王畿不及天下今天下之山林川澤各有其物不辨別之以示天下天下何由而知所趨各有珍異不分辨之以致於上天下何由知所貢如是則吳之鹽鐵斯不得以擅其利齊之鹽筴亦可以專其征矣

愚案山澤之官屬之司徒者只是會其財物而不

能制其邦國司馬專主諸侯得以兼制邦國之事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康成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蠻珠暨魚

澤之雀蒲

遼音原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鄭康成曰遼地之廣平者

李嘉會曰地官山澤有虞林川有衡令乃有遼師者
以其知地宜之美惡種植之善否以教導民故曰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房云衍遼隰之名物之可
反以封邑者

鄭鍔曰高平曰原四方之地廣平之處地有丘陵之
名有墳衍之名有原隰之名辨其名物相其陰陽度

其水泉則可以為封建諸侯之所不辨其名無以知其或平或陂或燥或濕不辨其物無以知其或肥或瘠或美或惡以為封邑則民病而不安故使邊師辨之先儒讀物之可以封邑者為句其說謂物之者相其土之物色也余謂辨其丘陵墳衍邊隰之名物之可以為封邑者當為一句

黃氏曰都邑必居平地商人避河患遷邢盤庚曰適于山用降我凶德是也然其民蕩析離居不醫作勞

不服田畝不可施井邑之法故復遷毫○劉執中曰此謂五等封國之餘地未有邑以管其民者不爾則諸侯吞之矣亦可以贊司馬正邦國之封疆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康成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薛平仲曰職方之屬自合方氏至遼師所以防閑邦國者可謂密矣然邦國之土地諸侯之所世守邦國之人民諸侯之所世治王官之所制者能幾而彼則帖然退聽者

何哉亦惟其服天下者有以並行而不悖也匡人達法則以匡諸侯反側之私擣人誦王志以動邦民面王之意諸侯知有王而不私於一國斯民知有王而不私於諸侯天下孰不環向而固結哉九伐之法司馬益具之而不設矣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鄭鍔曰諸侯擅壤土之大恃甲兵之強有違法度而不正設匡人之官以法則而正之法則者王之所以

治官府都鄙也。鄭康成曰法則八法八則內外雖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

有異勢然王者之心初無異治故用其治官府都鄙之法則而正其不正者。

王昭禹曰大司馬制畿封國以正邦國所以正其地之

大小也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所以正其惡之輕重也若夫使之政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必有法則以正之從而觀其慝。

易氏曰人之不善隱微而未露者謂之慝如土訓之道地慝誦訓之道

方慝皆隱微之謂使其邪慝未革雖有八法八則將何所正此所以先觀其慝

正人見其為

慝必繩之以法則使人無敢反而不順側而不正惟王命是聽焉茲其所以名官曰匡人也此既達之矣

行人十有一歲則修法則焉修其所達者使浸多歷年而法則不廢墜也○劉執中曰如是則諸侯之犯政陵令者暴內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擇

他南反

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劉執中曰擇與探同言探王之志及道國之政事以語於諸侯及四方之人

李氏曰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擇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孚

而無壅遏之患如此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鄭康成曰道猶言也○鄭鍔曰王者處九重之中志雖在民民何自知哉國之政事行於王國天下邦國在王畿之外遠而不聞擇人巡行天下誦之道之以告語乎其民言王志如此王之政事如此使民間聞吾君之志與其政事之善

使萬民和說音而正王面

鄭鈞曰民皆心悅誠服延領舉首嚮仰乎王不敢違謂之正王面面者嚮也王之所在皆仰而嚮之也蓋民未嘗無嚮君之心其所以有背違者以其萬里之遠不及知耳擇人能言其所以然彼安得而不和悅乎

愚案擇人誦王志道政事則王之作於心而見於治者明白洞達安得不使民和悅而內嚮威公圖伯恐諸侯不從令管仲以游士八千游揚說談齊

君之美布於諸侯豈擇人誦道之意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康成曰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司馬主其軍賦。賈氏曰此王自以臣為司馬遙掌都內。薛平仲曰都家之說嘗於宗伯之序官論之矣然禮之或僭其事猶有漸而至政之或弛其勢一決而隨況都家之環于王畿責之以固吾圉也制之以地域分之

以人民予之以貨賄其體固甚尊矣使王朝不制其
兵柄於上或者繕甲治兵如太叔將誰馭之哉故先
王設官以為都司馬者必每都以上士二人居之倍
之以中士又倍之以下士夫以王制政之天子之縣
內凡九十三國即周官所謂都家之地也司馬之設
其官守若是之衆先王之慮蓋可知矣彼家之司馬
雖亦王朝之所特置必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其權
亦莫不有歸也夫莫大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為

小莫遠於四方之邦國而都家之為近王政自近以及遠由小以制大規模蓋自是始矣此都家司馬所以為政典之終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康成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

也。李嘉會曰此曰公司馬而都司馬職曰國司馬
益不必司馬之司馬上之所差以將兵者皆司馬

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為
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

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下文注曰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駿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昭二十五年○陳及之曰春秋時楚子與莫

敖氏戰于臯許鄭子張徵役攻子產與夫晉之六卿宋之華向魯之三桓其調發戒禁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抗乎都公卿之采地也其權勢重故王朝為之置司馬則大夫元士也俾自置焉以聽命于上

賈氏曰都宗人家宗人都士家士皆使王臣為之者
都家宗人有祖宗之廟王所常祭都家之士獄訟刑
罪王政之重非王臣不決也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
鄭鍔曰都之公卿大夫子弟之適子皆曰士其支子
皆曰庶○王昭禹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皆是也○

鄭鍔曰其民所出以備軍旅之具則車馬甲兵別設
都司馬以掌其政教戒號令焉○賈氏曰若王家有

軍事徵兵于采地都鄙則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
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士庶子受而行之
以國瀉掌其政學

王昭禹曰國法則師氏保氏大司樂所以教國子之
法○項氏曰依諸子教國子之法○鄭鍔曰所以會其車甲卒伍財
賦者皆政也所以教其士庶子修德學道者皆學也

○易氏曰政即都家車馬兵甲之戒令也學則學其
戒令而肄習于都家之學者也政以任國子之已命
者經所謂士是已學以待國子之未命者經所謂庶
子是已然國子所以守禦而戒令同乎衆庶則立法

公矣教以都家之政學而掌之以國法則兵政一矣。王昭禹曰政學則以其學而後從政也。

愚案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受教於師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案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乎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庠序之教又為具文

以聽國司馬

鄭康成曰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賈氏曰國司馬不云大則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皆得稟其戒令

劉執中曰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則以國教胄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其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之司馬奉其節制以為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亦如之

鄭鍔曰大夫有家家之地亦有兵賦又命家自設司馬以掌之而家司馬亦如都司馬之隸於大司馬也其與大司馬同者以兵賦所掌焉故耳

李嘉會曰國有司馬都有司馬家有司馬自國及家兵甲戒令欲其如一不獨一之於政令亦必一之於學術此所以無異政無殊俗也

總論司馬官屬

陳及之曰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

馬至行司馬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橐人自校
人至圉師其他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
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
掌畜則掌鳥獸者也自太僕至僕隸則左右侍御僕
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擣人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
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爟掌行火則係焉候人
掌賓客則係焉挈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士掌朝儀
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

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先王設官分職不必類聚彼此聯事互相關係不特是也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掌咸有職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戮于社自今觀之凡徵師凡致民凡軍禮凡涖戮皆軍之大政也宜皆司馬之事而分之四官掌焉此先王深思遠慮之至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

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與命仲桓南宮毛取二
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
之命不敢廢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而往伋
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知矣此周官
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又曰周制兵出于農自八家共井至五百十二家之
甸出車一乘馬四匹卒七十二人宜以稍人縣師等
官領之而屬司馬令屬於教官其歲時校登其夫家

簡其兵器治其車輦宜以鄉遂官領之而屬司馬今亦領之教官三代之時兵滿天下而無將驕卒惰之變兵藏於民弗謂之兵將藏於學士大夫弗謂之將以蒐苗獮狩而易其習戰之名以比閭族黨而易其行陣之名國容之制軍容不亂焉養勇以禮積威以義是以不見其強而無敵於天下者如此

薛平仲曰右夏官之屬凡六十有九始之以司馬終之以司馬固足以見兵政之密矣然攷之周官之例凡建

其正立其貳設其攷自大司馬至軍司馬而已若上士
中士初未嘗命官也今惟大司馬之上士命曰輿司馬
中士命曰行司馬二者不見於經先儒槩以文簡殘
缺而委之夫以例而求則小司馬軍司馬不見於經
謂之殘缺可也輿司馬行司馬不見於經謂之殘缺
可乎意者周官行師之時凡領於大司馬之屬者必
各有職以涖其事是以在官府則曰上士曰中士在
軍旅則曰輿司馬曰行司馬亦因事而制名非有掌

守而不可缺者不然制軍之法二十五人之為兩而兩司馬者亦未嘗列之官屬也謂之闕可乎若夫虞衡之官司徒蓋領之以掌山林川澤矣而山川遼野之有師司馬又從而領之周官類若重複然彼以之掌于王國此以之掌于四方是又政典所以平邦國之大權在是也由前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嚴由後之說所以論周官兵政之大將從識者參之

卿大夫之數六百九十有一人

卿一人

中大夫十有二人

下大夫十有四人

上士六十有九人

都之上士不計

中士百五十有四人

都之中士不計

下士四百四十有一人

都之下士不計○趣馬言下士阜一人以校人之職

攷之三乘為阜阜一趣馬積三阜以為繫積六繫以為廡積六廡以成校分校以為左右則為下士者當有二百一十六人總諸官

而計之則四百四十有一人也

右夏官卿大夫士之數若以制軍之法計之其數為甚衆不止於是然司馬特以敘制軍之法而已非夏官帥屬之常職也惟士之見於夏官間有異於五官之例蓋周之命士或一人或二人或倍之而為四人又倍之而為八積而至於十有二人十有六人三十有二人而止未聞有以五人居之者而土方氏則以五人焉未聞有以十人而輔之者土方氏則以十人焉豈非土方氏之為職以土圭其地而建邦國都

鄙者也以土圭而求土地之中而土之數則五故土方氏特以五人而居之彼將究心於推測之際矣不然周官之掌司土地者曰土均曰土訓固嘗以土而命名矣為士之數不見於彼而見於此信乎其有取於求地之中也

府史胥徒工賈醫之數四千一百五十二

人

府七十有四人

都之府
不計

史百八十有五人

都之史不計

胥二百四十有五人

都之胥不計

徒三千六百三十有四人

都之徒不計○趣馬之徒以左右校計之當得

八百六十有四人
總諸官得上數

工四人

賈八人

醫二人

右夏官之府史與胥其數特少其間有史而無府有

徒而無胥有無府史與胥徒者凡二十餘官若大僕
祭僕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
之官又府史胥徒之俱無者也嘗疑先王之政典其
大綱小紀之具舉凡書契之所藏文移之所贊而敘
次之所治者將有多於他官可也顧若是之簡寡何
哉及觀先王制軍之法一軍之間則二府六史胥十
徒百而已夫莫密於軍政而文書調度其不為繁重
者若此此固人情之所便安而軍政之所易行也特

其官令之徵召不容於不備者故其徒視府史與胥
則加焉然先王之於政典之意大略可攷彼虎賁氏
之虎士八百人若非所以為徒也先儒謂徒之選有
勇力者充之愚故併而計之於徒之數焉亦不可以
掌官令者例論矣

不命之官凡四

方相氏狂夫四人圉師乘一人

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周禮訂義卷五十七